



暖青山外·依古村里

绩溪·上庄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

拾遗上庄

本报记者 李茜

雨后的阳光穿过层层云海，映照在三面环山的上庄村上空，形成了难得一见的“丁达尔效应”。

那天的光线是如此令人难忘，以至在我们的印象中，上庄始终带着迷人的光晕。

古村的确实生丽质自带光环。“开文墨香天下，通书泽千秋”，胡开文墨业从这里走向世界，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在这里度过少年时光，徽墨的源起、徽商的荣耀、徽文化的灿烂……都与上庄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。

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“上庄古建筑群”，攒下2项国家级、2项省级、6项市级非遗的厚厚家底，又让上庄在一众古村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。

悠悠乎文哉！上庄，因古建林立而厚重，因人文璀璨而生辉，因非遗缤纷而灵动。

我们在一处处古迹中寻访徽墨的来龙去脉，感知手龙舞的世代传承，品味金山时雨的百年茶香……拾遗寻韵，我们在一位位传承人的生动讲述中，展现上庄非遗瑰宝之前生今世，领悟古村的历史与未来。

墨开文运

天下墨业数绩溪，制墨高手在上庄。

徽墨与上庄，缘有千千结，是古村非遗瑰宝中最夺目的明珠。它承载了徽商创业传奇，又与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，还留下了见证岁月与荣光的古建筑。

“上庄古建筑群”中，胡开文旧居与胡开文纪念馆和徽墨同气连枝。胡开文并非人名，而是出自上庄制墨高手胡天注开创的墨业声名。

这位被后世尊称为天注公的徽墨大家，既身怀制墨绝技，人生经历也堪称徽商传奇。13岁的少年，走出环山抱水的山村到屯溪墨店当学徒。1765年，在23岁的年纪创办“胡开文墨业”。

上庄村景区专职讲解员胡燕妮娓娓道来，“开文”二字缘于偶得。胡天注在经商途中，遇见一间茶亭上有“宏开文运”匾联，联想到“文带墨，霸助文，开文运即开福运”，于题取了“开文”作为店号。

“天注开文名驰禹域，端斋研徽墨誉满人寰”，胡开文纪念馆是间205岁的老屋，门楣上的楹联为百年老字号的辉煌作了最好的注解。1915年，胡开文墨业研制的“地球墨”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，声名达到顶峰。

天注公不仅让上庄在中国文房四宝史上留下了赫赫声名，更是贡献了一笔最大的文化遗产——2005年8月，以胡开文徽墨制作技艺为主的徽墨制作技艺，申报成为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成功列入国家级非遗，徽墨与上庄更加融为一体、合而为一。寻访关于徽墨的印迹，古村俯拾皆是。

“胡开文”旧居即为胡天注八房留存，村里人形象地称为“红门楼”。这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民居，为中西合璧的西洋楼，是绩溪引进西洋建筑风格的第一家，也是天注公墨业传家实力雄厚的象征。

2019年，“红门楼”修复后与胡开文纪念馆陈列互为补充，完整地呈现了“胡开文墨业”的由来与兴盛，展示了徽墨制作技艺的流程——

和料、作胶、墨模、填金……

“我领你们去‘上庄老胡开文墨厂’，那里能现场看到制墨与填金的精华。”上庄镇宣传委员姚慧英带我们走进这间建于1981年的老厂。

老厂长胡嘉明是徽墨制作技艺非遗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，年事已高。在厂里负责的是小女儿胡英华，她时尚又活力的形象，让人很难与徽墨联系起来。

37岁的胡英华一边开着直播推荐独家制作的“八宝五胆金墨”，一边自豪地告诉我们，“我是正宗的徽墨制作技艺非遗市级代表性传承人。”她有家传的功底，从小耳濡目染熟悉制墨的各项工艺。

但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胡英华大学毕业后不甘心守着墨厂，独自去大上海闯荡了几年。“2009年，父亲年纪大了力不从心，叫我和姐姐回到了上庄。”

也许是潜意识里就对徽墨有浓烈的感情，她回来后在厂里一干就是14年。年轻人有想法，胡英华愉快地抓住电商发展的风口，将“老胡开文墨厂”搬上淘宝店，营业额一个月超过过去一年销售收入。

2021年，她又尝试直播方式，让更多的人知晓徽墨。“第一次直播间只有几个人，我都不晓得怎么开口。”渐渐地，直播间热闹了起来，“我店里都是忠粉，热爱传统文化、懂得文房四宝、会用徽墨的人。”她觉得直播很有意思，通过网络平台让徽墨走出了上庄，走出了绩溪，甚至走出了国门。

今年暑假，作为徽墨制作研学基地，厂里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中小學生，她很喜欢手把手教孩子们填金，“徽墨只有推广开来，才能传得下去。我和姐姐会好好守着这间厂，好好传承徽墨制作技艺。”

村里有和她想到一起的人。环村南路138号“安璞斋徽墨工作室”，主人也姓胡，胡铁雁。

前店后厂的模式，工作室放在家里，陈列的样品不多，每一件墨都是他自己手工制作。他说，虽然销量不大，但还是会一直做下去，“上庄怎么能没有徽墨呢？”

手龙舞起

在上庄，曹爷爷和他的“龙”，无人不晓。

84岁的曹武根，像从年画里走下来的老寿星，慈祥又喜相。家里是普通村里人家的样子，最显眼的是曹爷爷亲手扎的龙。他有一间工作室，摆放的都是他的宝贝，扎好的一条小金龙，刚绘好的龙头，正在编织的龙背，还有表演穿的戏服。他心里有数，今天上色，明天剪龙鳞……

曹爷爷像是为手龙舞而生的人，一生都和这条龙有关。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，金山岭的手龙就盘在他身上，似是密不可分。

他的记忆中，幼年第一次见到手龙舞就着了迷。“手龙好看，一人舞一条龙，真神气！”从那时起，他就想着有一天我也要舞起手龙。

手龙舞在那个年代很稀罕，老人说，会舞龙的人越来越少，会扎龙的人更少，渐渐地就看不着了。于是，他跟着村里的徽班班主唱戏，

时雨茶香

都说上庄风水好，竹黛峰前，山紫水聚，杨林桥旁，棋布星罗。“其山清以野”，北有竹竿尖，西有黄墩山，西南有旗岭尖、雨云尖，背靠金山：“其水环以幽”，绕村的是常溪河，属新安江一脉。

都说上庄风水好，竹黛峰前，山紫水聚，杨林桥旁，棋布星罗。“其山清以野”，北有竹竿尖，西有黄墩山，西南有旗岭尖、雨云尖，背靠金山：“其水环以幽”，绕村的是常溪河，属新安江一脉。

都说上庄风水好，竹黛峰前，山紫水聚，杨林桥旁，棋布星罗。“其山清以野”，北有竹竿尖，西有黄墩山，西南有旗岭尖、雨云尖，背靠金山：“其水环以幽”，绕村的是常溪河，属新安江一脉。



14岁登台表演，唱的是武生，演的是《三打祝家庄》《八仙过海》。

但手龙舞还是刻在他心里。1980年代，绩溪县文化馆挖掘整理传统文化，曹武根起了恢复手龙舞的念头。

这本是上庄的传统民俗，起源于南宋年间，明时兴盛。传说，每逢节日，儿童手持“小龙”，穿村入户，传递子嗣兴旺之象，带来望子成龙之愿。

“我想，手龙舞失传了太可惜，应该把好东西传下去。”老人思路清晰，那些年，没有现成的模板，根据老辈人的描述和童年印象，他自己琢磨，画、描、剪……一条条手龙在他手里活灵活现扎出来。没有传下来的曲谱，多年登台表演的积累派上了用场，编曲简谱他一人包下来，龙聚、龙吟、翻龙、腾龙、盘龙、飞龙……一整套动作也凭着记忆踩上了点。

手龙舞起，上庄舞动。

2014年11月，龙舞（手龙舞）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18年5月，曹武根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
曹爷爷这位传承人费尽了心血，把推广这项国家级非遗作为毕生的使命。

前些年，曹爷爷基本上没得闲的时候，非遗进校园、非遗进课堂，他走进绩溪实验小学、第三小学、第四小学、上庄镇实验学校……一招一式，一板一眼，倾尽全力一遍遍教孩子们。

最近几年，年纪大了，出门少，就在家扎手龙，“全具有100多条手龙，都是我亲手扎的。”

这也是曹爷爷的独门绝技，手龙舞只一人舞动，龙头要轻，手柄要适合儿童身高的高度；龙身长1.5米，既方便上下翻腾又有舞龙的气势。说起来简单，工序却很繁琐，“龙头怎么扎才对称？龙身用什么材料才饱满？都有讲究。”

这门绝技，现在传给了女儿曹曹华。她说，学艺的时候，老爷子盯得紧呢，“每条龙的样子都在他心里刻着，马虎一点都不行。”不仅学会了扎手龙，父亲言传身教，她也学会了手龙舞，是这项技艺的县级传承人。

父亲年事已高，曹曹华今年也57岁，手龙舞的技艺，在曹家没有断代。

这天，她把孙女，也是曹爷爷的曾孙女曹苏晨带来了。11岁的小姑娘是绩溪四小的学生，和同学们都在手龙舞兴趣班。

有太爷爷亲自指点，曹苏晨才学了半个学期，舞起手龙已经有模有样。她搬出新扎的手龙，“太爷爷，你看我动作对不对？”曹爷爷认真指导，“手龙虽小也要舞出威风凛凛的样子，腰要挺起来，龙头要竖高一点……”仿佛又站在了舞台上，曹爷爷目光炯炯精神满满唱起了鼓点：锵锵锵，走起。

小院内，阳光下，曹家四代，手龙舞起，代代传承，生生不息。

好山好水孕好茶。村老年协会会长洪洪志参与编撰《绩溪上庄村志》，“以前上庄人称‘小上海’，怎么来的？走出去的上庄徽商，在上海创业得多。”他说，上海滩茶叶大王汪裕泰便是由上庄人汪立政创办。

而当年汪裕泰在上海站稳脚跟，靠的就是王牌“金山时雨”。算起来，这款茶自1850年创立，已有173年历史了。

时序更迭，茶香愈浓。

今天，上庄茶叶专业合作社出品的“金山时雨”，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、全省首个茶叶地标产品称号。2017年11月，“金山时雨”绿茶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徽徽农业负责人吴仁宇，是“金山时雨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建军的儿子。33岁的小伙出身于上庄这个茶叶世家，侃侃而谈自家与茶的分缘。

“太奶奶解放前在峡岭开茶亭施茶，两只大铁锅注满山泉水，烧开后自家自家的茶叶供过往行人解渴。”他说，那是吴家与茶结缘的初始。后来，爷爷攒钱买下小茶厂做茶卖茶，父亲创立茶叶合作社带领茶农抱团增收致富，到他这辈，已是传到第四代。

吴仁宇大学毕业后原在上海的咨询公司当白领，2020年父亲叫他回来帮忙，“爸爸有心计，帮着帮着，公司的事就渐渐交给我了。”他笑着说，关于茶叶这一课，还是接手公司后认真学起来的。

他是爱学习的人，3年多下来，对“金山时雨”品牌的延续、制茶技艺的传承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心得。核心产区的茶园在1000多米的山上，一趟要走7个多小时，他跟着茶农翻山越岭，分析气候、海拔、土壤等地理环境因素，熟悉掌握茶园现代化管理流程、标准化操作规范。他不觉得辛苦，“太奶奶那时条件那么艰苦都能开茶亭，我怎么能叫苦叫累。”

在他眼中，父亲更是榜样。2007年白手起家牵头组建茶叶合作社，为大伙蹚出一条以茶脱贫、以茶扶贫、兴茶富农的致富路。合作社不仅覆盖上庄，还扩展到全县8个乡镇，茶农增加到11000多户，带动茶农收入增加90%左右。2013年，吴建军又组建徽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，以茶叶专业合作社、机械化服务合作社、油茶专业合作社为基础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。

如今，上庄茶人新徽商沿着先辈的足迹，进军上海滩，走向长三角。“金山时雨”获第十七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金奖，入选“第一批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”；建成“汪裕泰——金山时雨”生产加工基地……2023年产量达1060吨，实现产值约1.88亿元。

2021年9月，集景观茶园、水口文化、非遗传习于一体的金山时雨非遗传承园项目启动。200亩高山茶园现已建成观光茶园，成为上庄新景点。

接好接力棒，年轻的徽商吴仁宇踌躇满志，在他手里绿茶制作传统技艺要保持原汁原味，“金山时雨”的品牌还要继续发扬光大，“承袭徽商精神，带领大伙走上现代农业大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，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。”

采访手记

从时声深处走来的上庄，光华令人炫目。

眼前是苍翠连透，上庄古建筑群遗有古宅院四十余处，村头的杨林水口是徽州三大水口之一；举目为文化遗存，胡适故居、胡适私塾私塾心保护文物的悠长处处有徽商遗风，“胡开文墨业”创始人的故乡，走出了诸多墨商、茶商、丝商……

炫目的光华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遗韵衬托得更为灿烂。我们选择“拾遗”作为落笔的初入口，通过一个个非遗传承的故事，拾珠成串，串起上庄的古往今来，深深文脉。

这三个关于传承的故事里，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，是上庄引以为傲的气度底蕴；徽商精神的世代传承，是上庄屹立时光的精神内核。

这一点，在古民居活化利用的范例“骆驼巷子”上表现最为明显。在上庄商会会长曹建强的牵头组织下，年久失修的百年老宅整修为古色古香的农家乐，身在其间既能感受古建筑的建筑遗韵，又能从源于上庄的“一品锅”中品尝古村的历史悠远。

取名“骆驼巷子”，曾会长深思熟虑，“骆驼”是徽商“徽骆驼”的意象，“巷子”则是牢记徽商当年是街市巷陌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他说，“骆驼巷子”只是一个起点，将继续带领商会发扬徽商精神，政府、商会、居民一起形成合力，共同守护好、建设好上庄。

徽商精神确实是上庄一笔无形的精神遗产。

据说，只要是家乡人在外遇到困难，都可以在“胡开文墨业”的店中免费吃住，走时还借给路费。时至今日，上庄人都念着天注公的好，福泽乡里，泽被后世。

拾遗上庄，我们还有深刻印象，那就是非遗保护传承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。

胡英华、吴仁宇年富力强的，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、省级徽州木雕优秀传承人倪振兴也不到40岁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上庄徽雕文化园欣欣向荣。近年来，倪振兴组建团队承接各地古建筑古民居修缮，尝试“传统建筑宜居性改造”，绩溪仁里村的“思诚书院”古民居变民宿就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不仅是年轻人，上庄村用活用好非遗研学基地，激发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、认同和热情。我们在曹爷爷的曾孙女身上，就看到了手龙舞的明天和未来。

上庄镇副镇长马邦定介绍，“上庄村探索了非遗在古村落传承保护的新路径，在活态传承中有效保护、在有效保护前提下合理利用。”镇里正在规划建设“上庄书局”“汪静之展馆”“茶叶大王汪裕泰展馆”等古建筑活化利用项目，未来的上庄村将更多地展现浓郁的人文气息、绚烂的传统文化。

拾遗上庄，留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遐想……

监制 王建玲
策划 李茜 倪欧生 孙力
策采 倪欧生 盛丽丽

